

开顶风船的角色

第一期“四好连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短篇小说选（一）

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开顶风船的角色

第一期“四好连队、五好战士、
新人新事”征文短篇小说选(一)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第一期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的优秀小說和連队生活故事选集，是部队文学創作上的新花。它生动地描繪了解放軍开展四好連队运动后，所呈現的新面貌新气象。并从解放軍各个生活側面，表現了部队貫徹四个第一、三八作風、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、“苦练二百米硬功夫”的生动事迹。題材多样，生活气息濃郁，其中《开頂風船的角色》等作品，都塑造了个性鮮明、有思想光采的先进人物的形象，体现了解放軍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，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設者，对軍內外讀者都有教育鼓舞的作用。

封面画作者：高 虹

开頂風船的角色

解放軍文艺社出版

(北京旃坛寺一號)

字数136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6 1/2 插图2

1965年2月第1版

196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册 定价(3) 0.67元

解放軍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序

《解放軍文艺》編輯部举办的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是一項群众性的創作活动。它直接反映部队当前的斗争生活，为創造四好連队运动服务，为部队建設服务，受到了部队各級領導机关和广大官兵的积极支持，取得了很大成績。

我軍在軍委、林彪元帅的正确领导下，大抓四个第一、大兴三八作風，广泛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以来，好八連式的四好連队，雷鋒式的五好战士，神枪手、神炮手、技术能手，和各种各样的英雄、模范人物、好人好事，大量涌现，层出不穷。我們部队的政治水平和軍事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部队广大官兵在执行捍卫祖国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中，表現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和坚强的战斗意志；在帝国主义、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所掀起的反华、反共浪潮面前，表現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。这就是我們部队的偉大现实，这是值得我們部队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的。“四好

連隊、五好戰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正是反映我們部隊這種偉大現實的有效方法。我們部隊許多作者在征文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政治熱情，是值得贊揚的。

自開展征文活動以來，在一年半的時間內，《解放軍文藝》和《解放軍報》已經發表了三百多篇報告文學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小型劇本和曲藝等征文作品。這些作品熱情地歌頌了我們部隊的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這些作品寫得真實、自然、親切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，昂揚的革命鬥爭精神和濃郁的部隊生活氣息，可以引導人們向先進人物學習，可以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，可以激發人們的戰鬥意志。

現在，第一期征文評獎工作已經結束，解放軍文藝社將優秀征文作品分類彙編出版，我想它必定會受到部隊廣大讀者的歡迎。這些征文作品所描寫的先進集體、先進人物，都是值得效法的活典型，活榜樣。從他們身上，可以看出革命戰士對黨的衷心熱愛，對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，對階級敵人的高度仇恨和警惕，對革命理想的熱烈嚮往和追求。他們自覺地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，“讀毛主席的書，聽毛主席的話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戰士”。他們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，胸中只有黨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，為此，他們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，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。他們深知“練為戰”的目的和“苦練出精兵”的道理，處處以高標準要求自己，不怕困難、不避辛勞地鍛煉殺敵的過硬本領。他們珍惜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，以艱苦朴素為榮，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，都能够一塵不染，保持無產階級戰士的本色。他們在任何崗位上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囑托，克盡職守，全力以赴，兢兢業業地履行一個革命戰士應盡的義務。他們的這些優良的思想

目 次

序.....	蕭 华	1
--------	-----	---

小 說

✓ 开頂風船的角色.....	任斌武	1
司令員的发言权.....	毛 英	16
迎春曲.....	任斌武	26
种 籽.....	蔡水源	43
急行軍.....	張 勤	58
高高的天綫杆.....	竹 青	70
岩鷹換翅.....	字 心	79
✓ 楊家虎子.....	卢振国	92
初 练.....	崔洪昌	105
下 棋.....	靖 石	114
宁 布.....	照日格巴图	124
小老刘的算盘.....	張 知	135
白雪丹心.....	錢正裘	147

連队生活故事

班长的心.....	康殷臣 158
决 赛.....	姜必兴 165
連 长.....	李耀国 171
夜走无名沟.....	王紹聞 174
二十四小时.....	張 揚 181
边疆运输队.....	紀效忠 187

开頂風船的角色

任 斌 武

海防委员会組織的射击比賽大会 很快就要开幕，团里交給我一項任务：去小鷹山选拔一名真正过得硬的射手，代表小鷹山出席大会。

說起来也实在巧，不早不迟，正在这个节 骨眼上，象一陣風似的傳开了一个消息：神枪手魯 牛子倒台了。这消息真是出人意外，在远近几十个大小島屿上，誰不曉得百次射击百次优秀的魯牛子？誰不曉得他那一口气打落三只海鴨的快三枪？常言道：“耳聞是虛，眼見为实”，魯牛子創造射击优秀成績那陣子，我正下放在小鷹山当兵，而且同魯牛子是同班战友，一道尝过甘苦，共过喜忧。因此，接受了任务之后，我很自然地把魯牛子当作一个主要选拔对象来考虑。打心里說，我怎么也沒料到他会倒台。然而，風不来树不搖，无風海上不起浪，那消息說得有根有梢，說魯牛子打今年以来，射击成績突然下降，在最近島上組織的选拔

賽中，又輸給了西端小分队的陈冬春。原因么，說主要是练得不勤了。

小鷹山是个偏僻的小島子，东西两端分駐两支独立小分队。魯牛子就在島子东头的东端分队。我上島时，西沉的太阳已經假近山岬，随風送来一陣陣瞿瞿的哨子声。举目望去，东端分队的操場上，正在进行一場緊張的籃球賽，双方隊員正在拼命地追逐着、爭夺着、叫嚷着，真是“寸土不让”。我知道牛子是小分队里的“头号球迷”，經驗早告訴了我：听到哨子叫，就上球場找，保險沒錯。于是，我抄小路直奔球場。近前看了看，完全出乎意外：牛子不在。一个站在場外看熱鬧的战士告訴我說：“他呀，如今改行啦，尽关在屋里头学大姑娘哩！”我听了好生奇怪，心里想：魯牛子难道真的变了样？我没有打搅运动場上的人們，徑直来到了营房里，找牛子聊聊再說。

那时，正是吃飯后的游戏時間，宿舍里靜悄悄的，沒有一絲响动。我进門一瞅，发现靠里边角落那张双层床的底层，坐着一个战士，正低着头做針綫活儿，腰背弯得象張弓，可头还是紧抵着床頂儿。一看这份个头，我就猜了个八九：准是魯牛子。走上前一瞧，可不，一張黑古溜倣的脸膛，两道又粗又厚的眉毛，正是他。好家伙，在上袜底呢！他用那又粗又硬的指头，滿把攥着一枚綉花針，东一針西一針地縫着，不知是累的还是憋的，嘴巴閉得紧紧的，鼻孔里吭嗤吭嗤直往外出粗气，牙根子咬得咯吱咯吱山响。看着这副姿态，不禁使人联想起“黑李逵乔扮娇娘”的故事来。我忍不住噗嗤笑了，上去朝他脊梁上揍了一拳头：

“唏！你这出的什么洋相？”

牛子楞怔了一下，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朝我忽閃了两下，咧开大嘴笑着：“哟，哟……你，你到我們这里干什么，你？”

“哦，有你这大名鼎鼎的神枪手，我不来看看还行！”

“哟，哟，开什么玩笑，咱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說着又低下头做起他的針綫活来。我湊近細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那只袜底儿，針脚儿歪三扭四，七长八短，簡直不成个样子。我毫不客气地迎头給他潑开冷水了：

“算了吧，你这大粗指头玩不得絲綫，別遭这份洋罪了！”

“慢慢来嘛，兴許把它磨細了呢。”

“噢哟，稀罕！”我簡直不敢相信这話是从牛子口里說出来的，怀着几分惊疑的心情，又細細端詳我眼前的魯牛子。他还是那股楞头楞脑、憨里憨气的劲头。我脫口問道：“牛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？”

他咧着嘴笑了笑，沒响。扯了几句閑話，我就单刀直入地詢問起射击情况来了。他毫不思索地回答說：“可不，差得远哩！”

“差多少呢？”

“不及格。”

“不及格？不至于吧？”我心里这样想着，就順口讲了出来。

魯牛子沒吱声，順手从床头上拿起一支騎枪递給了我。我茫然地接过来，上下打量了一会，只見枪托上貼着一張小小的成績紀錄表，表上的小方格里画着一行“▲”和“×”的記号，其中“×”号居多，无疑这是一种不及格的标记。因为怕伤害了这位老战友的自尊心，就沒有再追問下去。我把枪輕輕交給他，把話轉了轉弯，說：

“听說你跟西端分队的陈冬春比賽了一場？”

“嗯，人家五发五中，我只中了三发。”

“哦？——那”他的回答使我心里嘎噔一震，“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原因还不简单，”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，“技术不过硬呗。”

話談到这里就不前不后地抛了“錨”，看来一切都象傳說的那样：魯牛子是不行了。我困窘地呆了好久沒搭上腔来。而牛子却依然在不紧不慢地嗤啦嗤啦上着袜底儿。眼瞅着他一針一針好容易把一只袜底上完了，我跟着舒了口气：“嗨——可别再遭这份洋罪了！”誰知道，袜底上完之后，他連看都沒看一眼，又嗤啦一声撕掉了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他手里那只襪袜还是嶄新的，根本就沒破。我惊疑地問道：

“咦？你这搞的是什麼名堂？”

“搞什麼名堂？”他瞅瞅我，神秘地笑了笑：“开頂風船嘛，不是？”

“开頂風船？唔——你还开頂風船啊！”

魯牛子一句話喚起了我的記憶，二年前那个“开頂風船”的角色又在我的腦际活現起来……

二

二年前的春天，我下放在这个小分队里当兵。我們班里补来了一个黑鉄蛋似的新战士，比現在的牛子矮一头，小家伙楞头楞脑，一身的牛勁，来到班里整天摸摸这个，动动那个，一双手怎么也肯閑着。我觉得这小鬼挺有趣，搭訕着問他道：

“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牛子！”一双黑眼睛朝我忽閃了两下。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十八！”

“在家里干什么？”

“柯魚！”

几句话就象一块块梆硬梆硬的石头蛋子，噗嗵噗嗵朝我扔了过来，逗得全班同志好一阵笑。可牛子自己却一点也不脸红，一双大眼瞅着大伙，板着个脸儿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柯鱼怎么啦？就是柯鱼！”

在欢迎晚会上，班长叫大伙互相介绍介绍。同志们都把自己的名字、性格介绍了一番。轮到牛子了，他没头没脑地介绍说：“我没有性格，阿爹说我是个‘开顶风船’的，我就是个‘开顶风船’的！”几句话又把全班同志逗笑了。

谁说牛子没有性格？他是渔民的儿子。表面看来静静的，不声不响；其实他生就一副“开顶风船、撒迎头网”的脾气，象一匹烈马一样地急躁、暴烈。要办的事，非一口气办成不可；想学什么，非一把抓到手不成。来到部队，枪刚发到手里，就想当神枪手。然而，事实是一点也不给人留情面的，牛子第一回上靶场，不折不扣地推了个“光头”。那天打靶回到营房，忽然发觉牛子不见了。根据他的脾气，我顺着原路回到了靶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正坐在海边一块苜蓿地里憋气哩，枪靠在肩膀头上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大海出神，眼角里还挂着两颗黄豆大的泪珠子，一只手在不自觉地扯着苜蓿叶子，地上已经扯了一大堆。我上前揉了揉他一把：

“好个牛子，靶没打好，还在这里破坏群众纪律，好啊！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！”他把身子一扭，转了个方向，又朝着那边发愣了。

鲁牛子就是这么犟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只好在一边坐下来，挖空心思地开导他。开导了半晌，他气乎乎地说：

“你说，那么大的靶子，我为什么打不上？”

“这很简单，你的技术不过硬呗！”

他撩起衣袖把两颗大泪珠子一把抹去：“好，你说吧，怎么就过硬啦？”

好大的火气，听这话味，就象我不让他打好靶似的。我告诉他，马上就要打第二练习了，第二练习是无依托射击，顶要紧的是必须把臂肘练硬。嘿，这一提不要紧，鲁牛子那股“开顶风船”的犟劲可就来了：人家攀单杠练臂力，他嫌不过瘾，索性成天价吊在双人床上荡秋千；人家趴在地上练拐肘，他嫌不解渴，干脆抱起肘子朝石头墙上撞，棉衣袖子绽出棉花还是撞，棉絮撞透了露出拐肘子，他还照样撞……。谁若是问他：“牛子，你为什么要当神枪手呢？”他狠狠瞪你一眼，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：“当个海防战士，枪都打不好，那还算个啥东西。我就是要争这口气！”这番“顶风船”总算让他开着了，就从那个第二练习起，鲁牛子优秀的射击成绩就开了纪录，不久就练成了“铁优秀”，当上了神枪手。打那以后，“开顶风船的角色”这个称呼，也随之在小分队里传开了。

怎么会想到，鲁牛子如今竟然象大姑娘似的玩起绣花针来了呢！谁会晓得他这又开的是哪份“顶风船”？

我跟牛子拉着呱，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了。回到值班室里，见小分队的分队长徐进少尉早已回来了，于是又跟他简单扯了扯。我一提到鲁牛子，徐进少尉就怀着明显的抱怨情绪对我说：“他还是那股犟劲，真是生性难移，神仙也没法治。”他告诉我的情况是：鲁牛子打今年由海防委员会集训回来，一得空就盘腿打坐地做针线；要不就端着支枪不声不响地趴在地上，既不练瞄准也不练击发，就象被钉子钉在地上似的，一趴就是半晌。就这么，射击成绩急遽地下降了。谈到前几天跟陈冬春比赛的事，徐进少

尉說：“進入陣地之後，磨蹭來磨蹭去，直磨蹭了好久，結果只打了三槍，裁判員的哨子就響了，限定的時間過頭了。這個兵整天不吭不響的，真叫人有點捉摸不透，你跟他談談，他只會傻笑……”

听了徐进少尉的这番介紹，我覺得这其中必有文章，武斷不得。因而，我建議明天由我做裁判，組織牛子与陈冬春重新比賽一場，还是按海防委員會規定的条件，打海上動蕩目标，这个建議得到了徐进少尉的支持。

三

变幻莫测的海島气候，象是故意給我这个当裁判員的出难题，剛过午夜，海上又起了大風。天還沒亮，我就被門外嗚嗚的風吼声和山下唧唧唧唧的浪涛声鬧醒了。

吃罢早飯，我、牛子，还有徐进少尉等人一起来到了海边。西端分队的陈冬春他們已經等在那里了。我停住脚朝海面上瞅了一眼，好家伙，海浪借風势涌起一片騰天的浪峰，远处两只隱約可見的小靶子跟空中飞人一般在浪涛中窜上窜下，仿佛在存心和我們挑战。射击場上的信号旗被風卷得呱嗒呱嗒直响，它告訴人們，今天刮的正是那种使射击手头痛的橫風。

看着这風，瞅着海上的靶子，有人一再提議改期举行這場比賽。

我也有些猶豫了：風大浪高能不能打好？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射击，得靠射手自己用實踐去摸准“修正量”，因此最先射击的射手必定吃虧。而參加比賽的只有两个射手，一彈之差，就足以決定勝負。該让誰先打呢？我反复端量着眼前的两个射手：魯牛

子枪靠右肩坦然地坐在地上，眼睛盯着海上的小靶子，默默地等待着命令，仿佛一切都不在话下；陈冬春蹲在沙滩上，手里拿着一块石片往地上划着，似乎正计算着什么。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也是个不说不道的人物。听人们介绍，他是个“后起之秀”，也练得一手呱呱叫的硬功夫，尤其是对海上目标的射击，更是拿手好戏。这场比赛可真是势均力敌。打心里说，我暗暗为牛子担心。

我正处于迟疑不决的时候，耳边响起了憋声憋气的报告词：

“报告裁判员，射手鲁牛子射击准备完毕！”

我转眼一看，鲁牛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入了阵地，端着枪朝目标瞄了好一阵子了。我信口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牛子？”

“打！”牛子的语气果断而又坚定。

“好！”牛子促使我下定了决心，我决然地把手里的指挥旗往空中一举，发出了射击口令。

牛子不知是没有听清我的口令还是怎么了，好大一会没有开枪；我又把口令复述了一遍，他还没有开枪，直到最后的一刹那枪才响了。我举起望远镜一看：糟，靶上没有找着弹着点，这第一枪恐怕是脱靶了。我连忙喊了一声：“停！”让牛子停止了射击，把情况告诉了他。这一来，场上的人们骚动了，那些提议改期比赛的同志，又一次申述了他们的意见。顿时，乱糟糟的念头一个一个从我脑子里闪过。我咬了咬牙又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牛子？”

“打！”他回答得依然是那样地果断、坚定。

我又把指挥旗一举，牛子一口气把剩下的四发子弹打了出去，结果全命中了。场上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因为五发四中

已經是优秀了，何況这个五发四中是从虎穴里掏得的虎子！牛子提起枪来不慌不忙地退出陣地，走过去附在陈冬春的耳根上嘀咕了几句。陈冬春激动地朝他笑了笑，上去打了个五发五中，于是場上又引起了一陣剧烈的騷动。我完全沒料想到，這場比賽的結果竟会是这样！

我还没有正式宣布比賽結果，場上的人們就喋喋不休地議論开了，有人建議让牛子再补打一发，有人主張重新比賽一次。而牛子呢，既不同意补打，又不肯重新比賽，他一口认定陈冬春是冠軍。……我怎么也沒想到這場两个人的比賽竟然如此复杂，叫我这裁判員怎么决定才是呢？沒等我把意見考虑成熟，事情居然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！

报靶員把靶子拖上岸檢查了一遍，发现牛子打的那个靶子脑袋的右边还有一个彈着点。这发子彈也真够搗蛋的了，它既不象其余四发那样从人形靶的脑袋中穿过，又不甘不遺踪迹地悄然飞过去，而是別出心裁地从人形靶的右上方豁开一个指頂大的口子。看了这个彈着点，人們的議論更热烈了。多数人的意見是：这应当算命中。喳呼得最响的是陈冬春：“要算的！要算的！風这样大，第一发等于閉着眼睛摸的，这就很不简单啦。要算的！”

牛子呢，根本沒有注意人們在爭論些什么，他仔細瞅了瞅那个彈着点，又用手指头去摸了摸，咧开嘴笑了笑，幽默地說：“哟，打到耳朵上去罗，說不定还把它打成个聾子了呢！”然后，轉过身来，手一揚，吼道：“这发报廢了，不算！”

“不算？”人們以惊讶的目光瞅着牛子，問他道：“怎么不算呢？”

“当然不能算，这个不过硬，不要！”

“要算的，按規定也应当算命中！”陈冬春急冲冲地插上去嚷道：“要不算，我那五发都不能算，修正量是你摸出来的，我……”陈冬春說着說着不知是气的，还是激动的，两眼有点泪汪汪了。

多么棘手的一場比賽呀！我这个裁判員該怎么样收拾这个局面呢？按說，这发子彈是可以算作命中的，然而，我知道要把牛子說服了却不是件容易事。我看了看表，時間將近中午，上午重新比賽，已来不及了。我跟两个小分队的干部临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暂时不打，回去再作研究。

四

从几次简单的接触中，使我感到我的老战友牛子身上有些东西在发生着变化，这种細微的变化正象分队长說的那樣，有时让人捉摸不透。下午，我和徐进少尉商量了一下，想出了个一举两得之計——带牛子一起去海边打猎：一来可以和他心平气和地談一談，二来可以亲眼觀賞一番他的“快三枪”，再进一步摸摸这个神枪手的底。

風比上午小多了，汹涌的海涛也平息了下来。西斜的太陽以它那金色的光輝照射着大海，湛藍的海面上粼光閃閃。大海，把它那怒涛冲天的暴烈性格收斂了，显得柔和美妙。我和牛子一边欣賞着这海上的景色，一边沿着崎嶇的海边小道慢慢走着，不知是什么緣故，海上竟然連只鳥兒也沒看到。我只管跟隨牛子往前走着。又繞过了一个山角，牛子猛然停住脚把我拦住，迅速地提起枪来，悄然朝着山那边的一片海塗迂迴了过去；到了一堆礁石后边，伏下身，托枪朝前瞄去，我这时才影影綽綽看到一群海鴨兒正在海塗上啄食。